

本 卷 提 要

本卷所叙述的是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弘光元年(1645年)共277年的军事史。但它上溯到元朝末年朱元璋起义,下延到南明各小朝廷。

明朝面对南倭北虏内忧外患,设置了庞大的军事机器,皇帝首先要保证它确凿无误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还要它尽量地强大有力。在制度上,明朝对前朝有所继承,但更多的是它的独创。明朝的兴衰与军事制度、军事力量的兴衰密切联系。明朝末年,军力削弱,军制败坏,终于导致了灭亡。

明朝产生了许多卓越的军事家,他们创造了一系列卓越的战例,丰富了古代军事史的宝库。明代也对历代和本朝的军事思想做出了总结,使中国古代的兵法理论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明朝在与外国交往和作战中,学习了一些新的武器制造法和战法。这在以往各朝是少有的。

目 录

中国明代军事史

一、明代军事概述	1
二、南征北讨——洪武永乐全盛时期	9
（一）建国与统一的战争	9
（二）朱元璋的军事思想	21
（三）开国功臣徐达、常遇春、汤和、李文忠、邓愈	26
（四）水落石出的蓝玉	36
（五）靖难之役	38
（六）五出漠北	43
（七）平定安南	48
（八）朱棣的军事思想	53
三、以卫所制为基础的军事制度	57
（一）五府与都司卫所	57
（二）京营与班军	61
（三）五城兵马司与巡检司	67
（四）驿递	68
四、从土木之变到庚戌之变——艰苦维持时期	70
（一）麓川之役	70
（二）土木之变	72
（三）北京保卫战	75

(四) 项忠与荆襄之役	80
(五) 庚戌之变	83
(六) 九边与长城	87
(七) 王江泾大捷	93
(八) 戚继光	96
(九) 万历三大征	101
(十) 平定“奢安之乱”	114
五、卫所制的嬗变	119
(一) 卫所制的式微	119
(二) 募兵	123
(三) 营兵	128
(四) 家丁	133
(五) 新式武器	135
六、从万历到崇祯——衰败时期	141
(一) 萨尔浒之战	141
(二) 熊廷弼经略辽东	144
(三) 袁崇焕与宁远保卫战	147
(四) 松锦决战	151
(五) 杨嗣昌与十面张网	155
(六) 李自成	159
(七) 张献忠	168
七、余 波	173
(一) 南明抗清	173
(二) 史可法	176
(三) 李定国	180
(四) 郑成功	185
八、结 语	190

一、明代军事概述

明朝是个多战争的时代。

明太祖朱元璋以武功定天下，攻城略地，安内开边，从他投身红巾军直到辞世，几乎一直没离开过战争，是个优秀的军事统帅。不论是战略战术还是在军事组织上，朱元璋都有卓越的建树。

在起义初，朱元璋借助了大宋政权的名号，暗中扩大自己的势力。在红巾军各部与元朝作战消耗之后，朱元璋脱颖而出，成为与群雄争夺天下的重要力量。他用陶安之议夺取金陵作为根本之地，又用朱升之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在江南地区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他寓兵于农，着重于发展实力，等待时机，次第翦除群雄，然后与元朝一决胜负。朱元璋命将北伐，大都（今北京）不战而克，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北伐成功的辉煌战例。

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面临着退处漠北的蒙古势力北元，以及西北的扩廓帖木儿、东北的纳哈出、云南的梁王等各支兵马。朱元璋对这些故元势力一方面采取了怀柔政策，争取他们和平归顺，另一方面则用武力征剿。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命徐达等分三路北征，结果因为轻敌而失败，造成伤亡数万的重大损失，朱元璋直到临终前一直以此战役为憾。朱元璋接受了教训，仍然把重点放在加强防守，加强军队的建设之上，同时对故元势

力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不战而屈人之兵。洪武六年，扩廓帖木儿攻大同被徐达击溃，七年，又大败北元军；到洪武八年（1375年）扩廓帖木儿死，西北的威胁被解除。洪武十四年（1381年）傅友德、蓝玉、沐英等进攻云南，元梁王自杀，西南平定。洪武二十年（1387年）冯胜、傅友德、蓝玉征纳哈出，东北平定。到此时，长城以南地区的不臣势力一概扫除了，朱元璋整60岁。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曾命在晋王、燕王等人节制之下诸将出塞进攻北元，迫降元丞相咬住。这之后，直到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便没有大的军事行动了，数十年的征战，锻炼出一批骁将。这些驍悍勇猛的将帅可以攻城略地，也可以威胁皇帝。朱元璋见大功已成，更重要的是见到诸子已陆续成年，已可带兵打仗镇守戍边，便将这些功臣宿将一个个铲除了。

朱元璋想留给子孙一个安定的天下，不但没有诸将的威胁，又有诸王做屏藩，江山定可传之久远。不料，他所封的诸藩却导致了大乱。燕王朱棣以“靖难”号召争夺天下。燕王地处一隅，仅有三卫护军，无权控制王城以外的事，北平（今北京）九门都是官军，燕王朱棣竟能一举攻占九门，控制了北平，敢于与朝廷全盛之六军相对抗。朱棣是个军事天才，他最初的军事经验来自参加征讨北元的作战。朱棣先夺取了大宁，兼并了宁王的军队，进而与官军展开角逐。在经过两年多的征战之后，燕王所得有限，所控制不过北平、保定、永平三府，而所得地旋得旋失，帅老将疲，难于决胜。朱棣改变了战略，他置所得之地而不取，直指南京，结果势如破竹。建文四年（1402年），燕军渡江，谷王等开南京金川门迎降，燕王朱棣夺得帝位。

朱棣是一位雄主，他不甘心守成，他要想实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愿望。而对此提出挑战的仍是故元势力。朱棣即位之

初,曾想与元主和好相处,但本雅失里等却同样有野心。于是朱棣便开始了空前的北征,以至“五出漠北,三犁虏庭”,最后竟死在北征回程中。

明军北出塞外与蒙军作战,遇到了与内地作战不同的情况。朱棣先后在永乐八年(1410年)打败了敢抗命的鞑靼首领阿鲁台,在永乐十二年又打败了瓦剌的首领把秃勃罗等,但在第三次出塞时却见不到敌人,朱棣不愿无功而还,便调头向东,击败了兀良哈。北征真正的胜利只有一次,第二次官方记载说是“杀伤相当”,第四、第五次北征则不遇敌而还。朱棣善于用兵,但五出漠北却不都是成功的战例。

朱棣还命将平定了安南,并在安南建立了布政使司,但却因此使数万大军陷入泥潭不能自拔,在经过近20年的战争之后,明军被迫从安南撤离。这场战争不但是战场上的失败,而且是决策上的失误。

朱棣死后,明军威力大不如前。宣宗曾想效法乃祖带兵亲征,但也只到了边墙附近的宽河,所谓胜利,夸饰之辞而已。

明朝自洪武时起,建立了一套独特的军事制度。

明朝建立之前,朱元璋沿用元朝的军事制度,在攻克集庆(今南京)后,就设立了行枢密院,又设置了各个翼统军元帅府。不久,朱元璋就撤销了枢密院,改设大都督府。大都督一直沿续到洪武13年,在撤销中书省的同时,大都督府也被改为五军都督府,兵权也随之分散,大都督府及后来的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是全国最高的军事统帅机关,其所统辖的,是各地方的都司、卫所。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在全国各要害之处设立卫所,若干卫所上辖于都指挥使司,为一省之军事机构,各都司分别辖于不同的都督府。但大都督府后来仅成为形式上的最高统帅机构,其

权力渐渐被兵部取代。军务的管理,武职人员的任命都要由兵部批准。只是各省各镇的总兵官、副总兵都由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和公、侯、伯充任。但是,他们只是在有重大军事活动时被授给大将军、前将军、副将军等印,带兵出征。军事活动一结束,便交还印信,所带兵马也各自回到卫所。各个都督府的都督、都督同知等官大多由公、侯、伯担任,偶尔也任用老将,都是带有荣誉性的职务。

卫与所是明代兵制的一个创造。明朝最初的兵来源有三个途径,一是从征,即跟随朱元璋起兵征战的;二是归附,即归降的被征讨之兵;三是谪发,即有罪臣民被判罪充军的。这些军丁一旦成为军人后,便不可随便改变身份,世代为军,称做军户。当兵成了军户的专职,兵士死后其家人后代则要有顶替,如若逃脱缺额,官府则要百般勾取。军人编入各个卫所,其家属也随军人居住,每个军人都拥有一份土地,根据当地军事活动的多少,他们轮番战守或耕种。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寓兵于农,有曹魏时期的世兵制之遗意,但它的直接来源,应当是元朝的军户制。军户所种之田,称为军屯,军屯解决了很大一部分军饷,然而由于明朝军额庞大(约270余万人),军事活动频繁,民间仍需负担大量军饷,特别是战争时期,比如明成祖北征,转饷遍于天下。

卫所分布于各地,所辖之地几与府州县相同,这又与宋朝的屯驻军有类似之处。卫所军除了担任地方戍守外,还有轮番到京师操练的任务,称为班军番上。番上的班军,在京师组成三大营,称为京营。所谓三大营,指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三大营是作战时的编制,后因战事少,设武臣一人总理营政,称总督京营戎政,开设戎政府。

但卫所京营制度到永乐末年已出现衰败迹象,军屯破坏,军

士流失，京营也失掉战斗力。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带 50 万京军亲征，在土木堡大败于也先之两万骑兵，迫使京营制度做出改变。于谦主持军务，从三大营中抽取胜兵组成团营加以训练，以使兵将相习，训练有素。成化年间（1465—1487年），又曾增至 12 团营。但自此之后，京营士兵常常被权贵抽调营建工役，操练几乎废而不行，到正德时（1506—1521年），京营数量不足应用，而被占役如故，刘六刘七起义发生，不得不调边军入卫，称为外四家，而设立两官厅加以训练，京营制度又一变。这时，京营兵士被用做工役的情况日益严重。永乐年间，京营劲旅不少于七八十万，到武宗死时，京营原额当 38 万，存者不及 14 万，堪用者仅 2 万余而已。世宗时，京营定额 10.7 万余人而仅存一半，后补充至 14 万，但操练者不过五六万。支粮则有，调遣则无。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带兵南京，兵部尚书驱军出城抵抗，军士都流涕不敢前，诸将也相顾变色，只能坐视蒙古骑兵饱掠而去。当时入伍之兵，都是老弱疲惫、市井游贩之徒，衣甲器械都是临时取给，各级将领又多世胄纨绔，平时占役营军，以空名支饷，临操则肆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

明京军的另一弊端是用宦官监军，在各营中都有监军、坐营内臣，成化时，又用宦官汪直总督团营，开创了禁旅专掌于宦官的先例，而武宗正德时，**寅** 鐄造反，又由太监张永带京军前往讨伐，更加重了宦官的兵权。天启时，魏忠贤柄政，设立了内操制，又增设了监视宦官和把牌等小宦官。崇祯帝即位，一度撤销了军队中的宦官，但不久又恢复了，不仅京营监督而且总理捕务、提督禁门、巡视点军，崇祯帝都命令御马监、司礼监、文书房等衙门的宦官担任，至此京营完全由宦官统领了。这时内忧外患严重，用兵频繁。崇祯帝命京军出兵防剿，都用宦官监军。这些宦官不

仅享有优厚待遇,而且借重皇帝之势骄横拔扈,凌辱将士。而京营的将领又都是宦官的私人,根本不懂军事,京营的士兵,只在册籍上注名领饷,出操时则雇人代替,兵将互不相识,每日操练不过二三万人,不到天黑就散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军进攻居庸关,京军出御,听见炮声便溃散而归。李自成军进攻京城,守城的只有宦官内操的3000人。北京于是陷落。

由军户世袭的卫所制度,是纯自然经济的产物。随着吏治的败坏,军队地位的下降和军屯制的破坏,卫所制渐渐不能维持。明朝初年都指挥使司与布政司、按察司并称三司,号封疆大吏,在朝廷上掌握大权的官员也不分文武,而武臣较文臣为重。但随着文臣地位的提高,武职日益为世所轻。而且军职渐多冒滥充数之辈,在内受到兵部、兵科的限制,在外受到监军督抚的弹压,五军都督府成为空余的部门,弁帅都被视为走卒。身居总兵官之高位,但他们到兵部去领取敕书时都要行跪礼,偶尔作揖,就被斥为非礼。到了明末,卫所军士,即使是一个诸生也可加以役使。积轻积弱再加上隐占、虚冒等弊端,明朝就无可战之兵了。

为应付卫所军户制败坏的局面,明朝采取了许多办法,一是招募民壮,二是发挥土兵的作用。募兵早在洪武时期就曾有过。建文帝为抗击靖难军,也曾经使用募兵,而大量的使用募兵则始于正统土木之变之后。嘉靖年间,南倭北虏用兵频繁,募兵制被广泛采用。募兵制与卫所制最大的区别是兵源来自民间,军士不改变民户身份,由官府出钱招募,而军士当兵止及自身,并不世袭。这样,卫所兵称为军兵,募兵则称为民兵,募兵是明朝后期所依靠的主要兵力。土兵指在边境地区挑选民间精壮,保护田里之兵。那些在各地方因风俗特长不同而被征募之兵,则被称为乡兵。如浙江有义乌兵、处州兵、台州兵、宁海兵等,他们以善于使

用狼筈、叉槊等武器而著名。戚继光曾经用他们演练鸳鸯阵而大破倭寇、守卫蓟门。此外还有川兵、辽兵等。这些兵同样在军籍。而不在军籍的乡兵在许多地方都有，如河南的嵩县毛葫芦兵，习于使用短兵器，善长走山路。嵩县、卢氏、灵宝、永宁又多有矿兵，称为角脑，又称打手。山东有长竿手，徐州有箭手，井陉有蚂螂手，善于投石，可远达百步之外。福建漳州、泉州则有善于使用镖牌的乡兵，最长于水战。此外还有自备火炮、强弩、车仗的河东盐徒；广东的习于长牌斫刀的少数民族蜚家兵，延绥、固原善于骑射的土著，以及少林僧兵；西南土司兵、湖南广西的狼兵等等。

但不论是卫所兵还是募兵，都不是战斗编制。作战时，须由卫所兵或募兵组成营制，称为营兵。营兵或随总兵官、副总兵、参将游击等镇戍一方，或随总督巡抚出兵征战。但后来营兵渐渐代替了卫所军，卫所军只承担屯田租税，已不再操练，而以务农为主了。营兵与卫所兵不同，已与将领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

到万历年间，又有家丁出现，家丁与将领的关系更为密切。家丁有招募者，有抽调于卫所者，也有将领的子弟。起初，家丁费用由将领自己负担，但后来家丁得到朝廷认可，改由官府颁给粮饷，但将领仍以私产供应家丁。家丁是将领的私人武装，随将领而去留调动，他们也是更能战斗的力量，为将领所倚重。将领以之为资本，可以夺战功，可以博官位。家丁的出现，使一般士兵受到忽视，反而削弱了其战斗力。但家丁往往能够战斗，将权因而得到提高，家丁是明末作战的重要力量。

由于明朝用兵频繁，用兵规模大，所以先后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将领。明开国名将之外，中后期也不乏其人。抗击瓦剌的兵部尚书于谦、抗击倭寇的总兵官戚继光，抗击清军的熊廷弼、袁崇焕、镇压农民军的杨嗣昌以及农民军领袖李自成、张献忠和抗清

复明收复台湾的郑成功等。他们在实战中所表现出的军事才能与指挥艺术,丰富了中国战争史和军事思想的宝库。晚明多故,因而世风尚武,许多人喜谈兵事,这样就产生了一批兵书。其中以戚继光的著作最为突出。所著《纪效新书》18卷、《练兵纪实》九卷,《杂集》六卷,《将臣宝鉴》一卷,吸收了前人的成就,又总结了自己的经验和同时代人的经验,是一部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优秀军事理论著作。

明朝又是与外界广泛联系的时代,海外的新式武器,通过东西方的途径传入中国,尤以火器最为突出,佛郎机炮、鸟嘴铳在晚明各种战争中广泛使用,影响了战争的战略和战术。同时,由于西人东来,西方的军事思想也随之有所传入。郑成功在台湾与荷兰人的作战,便接受了荷兰降兵汉斯的建议,采用了汉斯在欧洲参战的经验。这样的例子虽然凤毛麟角,但毕竟有了开始。

强大的军队曾是明朝长治久安的一个因素。明朝起于武功,兴于武功,也败于武功之不振。一部明代军事史,也是一部明朝的兴衰史。

二、南征北讨——洪武永乐全盛时期

(一) 建国与统一的战争

至正十五年(1355年)六月初一日,正待挥师渡江的朱元璋迈出了开创帝王基业的第一步。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农民出身的皇帝,此时站在和州(今安徽和县)长江岸边,踌躇满志。三年前,还在皇觉寺里当和尚的朱元璋眼见农民起义军蜂起,元朝大厦将倾,连赖以栖身的皇觉寺也被乱军烧个精光,走投无路的朱元璋遂投奔到占据濠州的义军郭子兴门下。先是当了两个月步卒,很快被郭子兴选做乘龙快婿,娶了郭子兴的养女马氏。从此扶摇直上,升为亲军九夫长,从一个有姓无名的穷和尚变成了“朱公子”,取了官名元璋,字国瑞。经过三年的经营,朱元璋已收得3万人马,并逐渐从郭子兴的羽翼下摆脱出来,相继攻取了定远滁州(安徽滁县)、和州(安徽和县),网罗了李善长、冯国用等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受其游说,不再以一个农民的眼光构筑自己的理想了。李善长、冯国用等也对朱元璋以汉高祖刘邦相期许。至正十五年春季的和州,正值春荒,大军缺粮,朱元璋尤为不堪忍受的是郭子兴的猜忌与裁抑,而濠州城中共同起事的几位将领,也与郭子兴积怨很深,朱元璋在夹缝中生存,更觉艰难。遥

望江对岸的渔米之乡，顿生壮士豪情，决心渡江闯天下。正苦于无船，巢湖水军廖永忠率部归附，于是舟楫齐备，指日待发。

六月初一日，朱元璋传令诸将：“采石大镇，不易攻取。牛渚前临大江，难以备御，攻之必克”。大军乘风扬帆，舳舻齐发，顷刻间攻抵牛渚，一鼓而下，乘胜逼采石。朱元璋刚收得的猛将常遇春飞舸战巨舰，鼓勇先登，众军随后，元军披靡。重镇太平已志在必得。但众将士在江北饱受天灾人祸之苦，一见江南之富庶，亟欲抢掠而归，朱元璋见众人不思进取，即与大将徐达等谋议：“今举兵渡江，幸而全胜，即当乘势取太平，攻集庆。退回和州，再举必难，江东必不复为我所有。”遂召集众将，阵前砍断船缆，将船推到江心，任其顺流漂去。诸军大惊，朱元璋大声动员道：“太平殷富，子女玉帛，无所不有，取此一州，财物任你们取用，即可还乡。”大军饱餐一顿，士气倍增，直抵太平。守将弃城而逃，城中名士陶安等率父老郊迎。大军入城，刚想动手大掠，只见通衢要道，处处张贴朱元璋已事先写好的戒谕榜。诸军见状，缩手不前。一士卒违令进入民家，立即被斩首示众。陶安等见朱元璋这样重视军纪，大喜，称“吾辈今有主矣”，因此献计：“今四海鼎沸，豪杰并起，但大都胸无大志，只贪图子女玉帛。明公入城，军纪严明，天下不足平也。”朱元璋大喜，问计：“我欲取金陵，如何？”陶安答：“金陵帝王之都，龙踞虎踞，限以长江之险，据而有之，出兵四方，何向不克。”（《明史纪事本末》卷一《太祖起兵》）大计既定，乃在太平设立政权，安营扎寨，做长远打算。先是击退了元将陈瑄、康茂才部的水陆夹攻。七月、九月，两次派兵攻集庆（今南京），均失利，军中红巾军领袖小明王韩林儿任命的主将郭天叙、张天叙战死。朱元璋实际上接管了郭子兴的部队。这时，元军蛮子海牙的水军在采石江上活动，截断太平与和州的联系。将士们

的家眷近在和州，人心不安，常遇春以火攻破蛮子海牙连舰，打通了太平与和州的联系之路。

至正十六年（1356年）三月初一日，朱元璋亲率水陆大军，三攻集庆，先是攻破了陈瑄先之子陈兆先之营，不少军士归降，许多人心怀疑虑，朱元璋便从降军中挑选500人作侍卫，陪侍自己就寝，为示信任，只留一文官冯国用一人侍卧榻旁，解甲安寝达旦。降军人人感悦。次日再战，500将士奋勇先登，大破城外元军，元军主将福寿战死，城破康茂才率众归降。朱元璋尽得城中军民50余万人。

一入集庆，朱元璋即贴出安民告示：“元朝失政，生民涂炭，百姓可各安其业。愿从我建功立业者，我礼用之。旧政有不便者，我为你们除去。”“改集庆路为应天府，置江南行中书省，设置相应的军事、政治、经济等附属机构，建立了一个初具规模的政权。

南京“前据大江，南连重镇，凭高据深，形势独胜”。东吴以来，立国东南者，均以此为都。六朝以来，东南为财赋之区，南京又居东南形胜。朱元璋得此，确实棋高一着。

朱元璋的江南政权此时处于敌对势力的包围之中。东南有张士诚，西北有陈友谅。元军更是近在眼前。应天的东大门镇江有元将定定镇守，南大门宁国和广德则为元将别不华、杨仲英等把守。青衣军张明鉴据扬州，八思不花驻徽州，石抹宜孙守处州，其弟厚孙守婺州，宋伯颜不花守衢州，池州为徐寿辉、陈友谅部所据。张士诚自淮东陷平江、常州。形势局促。朱元璋为确保应天的安全，制订了一个各个击破的战略。

首先，打通镇江，敞开大门，主动进攻。夺取应天后月余，徐达奉命攻下镇江，定定战死。接着，邓愈克广德。第二年二月，耿炳文从广德取长兴。三月，徐达第二次攻取常州。四月，朱元璋

自帅兵攻宁国，逼降朱亮祖，得兵7万余。六月，赵继祖克江阴。七月，徐达克常熟，胡大海克徽州。十月，常遇春克池州，缪大亨克扬州。十二月，胡大海克婺州。久不下，朱元璋又亲自出马，石抹宜孙降。改为宁越府。半年后，朱元璋才回到应天。朱元璋用了近两年半的时间，次第收取了浙东诸郡。一系列的胜利，使朱元璋的辖区扩大到江浙西部，元朝势力被赶出这一地区，同时也有效地遏制了张士诚势力的东向发展。

此后，朱元璋把注意力转向陈友谅。朱元璋及其谋士们认为，陈友谅兵强马壮，野心很大，对江南政权的发展构成极大威胁。张士诚坐守富足之乡，酣歌醉舞，胸无大志，只是个“守土虏”而已。至正二十年（1360年），陈友谅主动发起了对朱元璋的攻势。吴汉之争，进行了四年，主战场在龙兴（明改称洪都，今南昌）。

陈友谅渔民出身，加入蕲黄红巾军，积功为领兵元帅，杀天完政权的倪文俊、徐寿辉，自称皇帝，势力达湖广、江西及川蜀地区。陈友谅野心很大，对朱元璋这个强邻深有戒心，他主动向朱元璋辖区发起进攻，攻下太平、采石矶，逼近建康，并派人约张士诚联合出兵，夹击朱元璋。这是朱元璋的江南政权建立以来遇到的第一个强敌，将士们显然准备不足，城里一派混乱。将士们或议降，或议走，朱元璋问新收的谋士刘基该如何定夺。刘基言议走议降的诸将都该问斩，后发亦可制胜。朱元璋听罢，信心大增，主动出击，一方面派军队袭击广信，牵制陈友谅的后方，一方面利用康茂才与陈友谅的旧谊，诈为内应，在城外设下埋伏，陈友谅率众而来，伏兵四起，陈友谅丢了2万将士及巨舰、战舸数百只。朱元璋大军乘胜收复太平，夺下安庆，扼守长江要塞。朱、陈首次大规模交锋以陈友谅失败告终。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双方爆发了鄱阳湖大战,这是一场决定生死存亡的大战。这年三月,朱元璋受红巾军领袖韩林儿、刘福通之邀,亲自率军去解安丰之围。此时龙凤政权的国都正处于张士诚大将吕珍的强攻之下,危在旦夕。刘基坚决反对这次鲁莽的救援行动,他担心陈友谅会偷袭空虚的应天府。陈友谅果然抓住了战机,但他却犯了战术上的致命错误,顷国而来的60万大军,愚蠢地围攻朱文正、邓愈镇守的洪都(江西南昌县),相持85日。多年以后,朱元璋回想此事,深服刘基,以为陈友谅若进攻应天,帝业定然从此夭折。七月,朱元璋率军救洪都。先伏兵经江口及南湖嘴,遏陈友谅归路。调信州兵守武阳渡,成包围之势。逼陈军于鄱阳湖决战。七月二十日开始的湖中大战持续了一个多月。陈军联巨舟为阵,楼橹高10余丈,绵亘数十里。朱军只有小舟,仰攻不利,连主帅朱元璋也屡陷危境,指挥船陷在浅滩,进退不得,陈将张定边直杀过来,危险之极。幸得常遇春手疾眼快,射中张定边,俞通海也赶来救援,始脱险。两军的力量对比悬殊,士气大受影响,朱元璋指挥不动,怒斩退缩者数十人。诸将士方冒死冲杀。黄昏时分,刮起东北大风,朱元璋急命敢死士卒操七只小舟,舟中藏满火药,趋向敌舰,纵火焚烧,风烈火炽,烟海涨天,湖水尽赤。陈军巨舟相连,兵士大乱,焚溺而死者无数。陈军元气大伤,敛舟自守,双方相持不下。朱元璋适时展开心理战,对俘获的敌军将士,伤者治疗,死者祭奠,尽行遣还,降者日多。陈友谅则将俘获的朱军将士尽行斩杀。结果陈军将士无心恋战,人心思归,而朱军将士知无退路,人人奋勇。两军相持月余,陈友谅军粮已竭,准备从南湖嘴退兵,为伏兵截击,又转向湖口突围。朱元璋指挥将士一路追杀,八月二十七日,陈友谅在乱军中被流矢击毙,陈军大乱,几乎全军覆没。张定边护送陈

友谅之子陈理狼狈逃回武昌。十月，朱元璋派兵围武昌，分兵取湖广。因这场恶战朱元璋部伤亡很大，大将多人战死，故未乘胜到武昌，而是回到应天休整。直到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二月，朱元璋才率兵攻取武昌，陈理出降，汉政权覆亡。设湖广行省。

西北局势已定，割据东南的张士诚成为下一轮的攻击目标。此时张氏政权势力南抵绍兴，北逾徐州两千余里，带甲数十万。但张氏燕居平江（苏州），安心逸乐，将帅们一奉差遣，就称病，邀官爵田宅，如愿后才肯出兵，积弊很深。

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十月，朱元璋下令征讨张士诚。太湖一带为双方交界地带，重要军事据点北有江阴、常州、无锡，南有宜兴、长兴、湖州。江阴扼长江之交通，为南北渡江之咽喉。常州、无锡为平江右侧的屏障，且为进出镇江、应天之要道。宜兴、长兴、湖州则为太湖西方之出口及屏障。朱元璋命徐达、常遇春规取淮东，剪其肘翼。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先后夺取泰州、宜兴、高邮、淮安，占领了朱元璋的家乡濠州及徐州、宿州等。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四月，淮东平，断张士诚右臂，此为平吴第一阶段。

至正二十六年八月，命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师20万讨张士诚。行前问策，常遇春欲直捣平江，朱元璋说：湖州张天骥、杭州潘原明为平江臂指，直取平江，二人应援，必难取胜。不如先取湖州，使其疲于奔命，羽翼既失，平江立破。于是大军攻湖州，围点打援。张士诚知湖州被围，亲自率兵来援，被击败。大将李文忠攻杭州，以牵制湖州，十一月，二城先后降。张士诚之左臂被击断。此为平吴战争的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为进围平江。平江城池坚固，物资充裕，朱元璋大军采用围困战略。张士诚几次率众突围不成，坐困城中。到至正